

中国当代作家经典文库

报告文学卷（六）

《中国作家》杂志社 主编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丛书名：中国当代作家经典文库

书名：报告文学卷（六）

作者：《中国作家》杂志社

出版社：光明日报出版社

ISBN:7-80145-554-1/ I247.7

出版日期：2002年1月

定价：7290.00元（全套）



目 录

葛洲坝工程的决策内幕	(1)
木届政府没有分洪	(33)
酸雨	(167)
极光下的梦	(259)

葛洲坝工程 的决策内幕



—

发源于青藏高原格拉丹东大雪地的长江，在高峡危谷中呼啸湍急地奔流 600 余公里，过三峡至西陵峡口南津关，转流向南，江面豁然开阔。峡口下游 3 公里处，江心兀起两个沙洲，左为西坝，右便是后来牵系了一代中国人梦魂的葛洲坝。

1970 年隆冬，数万名军人和民工冒着刺骨的寒风在此结集待命，等待着一个极为神圣的时刻到来。

据史书记载，葛洲坝形成于 6 千年前。它是一座古城旧址，地处要冲。历来为兵革之地，战火频仍。秦将白起火烧彝陵之战，三国吴蜀彝陵之战，均在此附近进行，使葛洲古城化为灰烬。如今，它要眼见当代中国水利史上，又一出既壮观又荒谬的戏剧拉开帷幕了。

12 月 30 日，原湖北省委书记，当时的革委会副主任张体学穿一身军装，匆匆赶到工地，对万众宣读了毛泽东的最新、最高指示：“赞成兴建此坝。”他宣布：尚未作完设计的葛洲坝工程采取“边施工、边勘测、边设计”的“三边”方针，即日起破土动工！同时为纪念毛泽东 1958 年 3 月 30 日视察三峡，命名此工程为“三三〇工程”。

于是，工地上万炮齐鸣，一片沸腾。惯用来表现中



陈可雄卷

国人雄心壮志的口号声如雷不绝：“腰斩长江！”“首战必捷！”

于是，中国第一大江上的第一大坝——葛洲坝工程，举世罕见的仅依据一个规划性的文件，就轰轰烈烈地上马了。

时隔 20 多年后，原水电部长、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在今年初单独接受我采访时，谈到这段历史仍心有余悸：“1970 年 10 月我到阿尔巴尼亚出访两个月。走前葛洲坝工程不要说完整的设计，连正式报告还没写呢，回来却已一炮开工了。记得我刚回到部里，连水电部军管会主任张文碧都对我说：‘钱正英，你什么事都别管了，赶快到葛洲坝去！简直是胡闹，他们已放炮动工了！’”

当时唯一敢于挺身而出反对，后来又力挽狂澜、鼎力挽救了工程的林一山，原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（简称“长办”）主任对我回忆说：“我不是那种说中央错了，以证明自己正确的人。但葛洲坝工程一上马，我就知道它注定要失败！”

但处于文革高潮中的 1970 年，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使他尊为“神”的地位。他的旨意宛如天子的圣旨一样，必须“理解的执行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”。



二

修建葛洲坝工程的构想，最早也是林一山领导“长办”的科研人员提出来的。

1959年，林一山他们完成了选择葛洲坝上游40公里处的三斗坪作为坝址、修建三峡水利枢纽的全部设计。考虑到三斗坪建坝后，三峡电站在枯水调峰运行时泄量的时多时少，会使下游河段内的水位忽高忽低、给航运带来不利，所以要修建葛洲坝反调节航运梯级，同时接住长江这40公里的水头发电。可以说，葛洲坝工程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三峡水利枢纽的配套工程提出的。林一山设想：先建工程、或者至多两者同时建，三峡水库拦蓄了长江洪水和全部泥沙，葛洲坝工程不仅成本小，技术问题也简单得多了。谁做梦也没有想到：毛泽东笔锋一转，要先于三峡建葛洲坝工程！

这里有必要花点笔墨，介绍一下林一山。他1910年出生在胶东文登县林村，17岁到威海卫教会学校学英语，一度成为三民主义的信徒。后来他考入北平师范大学，由于“一二·九”运动促使他下决心投身共产党。此后投笔从戎，他潜回故乡组织抗日，担任了中共胶东特区的武装部队司令，解放前升至辽南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。1949年他参加了南下干部团，内定为广西省副



陈可雄卷

主席。但至武汉，由于他在东北反对过高岗、记录在案，被贬官为中南水利部长，后改为直属于国务院的“长办”主任。

宦海沉浮，没有使林一山消沉，相反在研究了长江洪水历史资料后，他心甘情愿地做起综合治理这条大江的“总管”来。他上任后第一件事，就是赶到南京接收国民党水利部和扬子江水利委员会，网罗了包括号称“长江三才”的杨贤溢、杨积昭、刘鼐臣等专业人才。同时，他不甘于做发号施令的官僚，便跋山涉水勘测，潜心研究河流辩证法，使他在五六十年代，接连成功地设计、领导了荆江分洪工程、丹江口水利枢纽等，成为“长办”无衔的总工程师、中国的水利大将。周恩来极看重他，甚至当黄河三门峡淤积后，周越过水电部，请他去勘测黄河、提出治理方案。

据《葛洲坝工程大事纪要》记载：1969年10月，张体学等人到“长办”讲，不久前来湖北视察的毛主席明确不赞成修建三峡，有一普通技术员（当时“长办”的大多数高级工程师还被关押在“牛棚”）提出：可否先在葛洲坝建坝？张对此颇为重视，即请“长办”研究实施方案。

1970年1月，鄂西水电部成立，负责葛洲坝工程的勘测、设计、科研和施工准备。不久，指挥部成立葛洲



坝筹建领导小组，宜昌军分区司令员、地区革委会主任李地山任组长……一个中国水利史上最大的事件，就这样悄悄地、紧锣密鼓地筹划起来。

在当时，林一山对此一无所知。他因为叫通信员把买来半路死掉的一只鸡埋掉，而终于被打成“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”，关进了人们称作为“水牢”的“长办”大楼地下室里。那里脏水没及脚背，不见天日，黑蚊成群。林一山用一把三条腿的椅子支起蚊帐，照样吃饭睡觉。后来，他还找到一堆水泥，竟在积水里做起水工模型来。

三

素来明察秋毫、主张“不打无准备之仗”的毛泽东何以会批示修建葛洲坝工程的？时至今日，对很多人来说仍是一个不解之谜。

自从1956年毛泽东畅游长江，写下了“更立西江石壁，截断巫山云雨，高峡出平湖”的诗句后（这几句词在“长办”被解释为：第一句在三峡建坝，第二句讲防止洪水泛滥，第三句讲崇高理想。它是在苏联专家来华以后，三峡工程已在技术等方面被证明有现实可能性时写下的，因此这不是领袖一时诗兴大发、浪漫蒂克，而是用诗的语言勾勒出三峡工程的科学蓝图和前景），



在三峡建大坝，确实成为毛泽东一个念念不忘的梦想，甚至可以说成为一个情结。

其实，早在 1953 年“长江”舰上和 1954 年在汉口南行列车上，毛泽东两次召见林一山汇报长江问题，就对三峡表现出浓厚的兴趣：“那为什么不在这个总口子上卡起来，毕其功于一役？就先修那个三峡水库怎么样？”甚至曾急切地对林一山说过这样的话：“你能不能找个人替我当国家主席，我来给你当助手，帮你修建三峡大坝好不好？”后来，毛又多次找林一山讨论过造价问题，如 1958 年的“南宁会议”，林坚持要 72 亿，毛认为造价太高，国力无法承受，才作罢。

领袖的意志，使三峡工程在中国不单成为一个工程问题。1959 年党内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，在水电部揪出了一个以副部长李锐为首的“反党集团”，罪名之一就是“反对修建三峡工程”，反三峡工程就是反毛主席、反党。

但到了六十年代，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和党内斗争的接踵打击，毛泽东有点退缩了。1963 年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，毛正式表示，原来他硬要干的三峡工程现在不干了。直到 1969 年 10 月，毛视察湖北时，张体学提出要上三峡工程，毛劈头就是一句：“你武汉头上顶盆水，有什么好处？你就不害怕？”后来才放缓口气指



示说：在目前备战时期，不宜作此设想。

突然批准修建葛洲坝工程，是仅隔一年的庐山会议之后作出的。在那次会议上，就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毛与林彪的斗争公开化了，并剔除了“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”的陈伯达，取得第一回合的胜利。毛究竟出于何种考虑作出此项改变和决定的？不得而知。但后来种种迹象表明：葛洲坝工程正是契合了他的心愿而推上马的。

在中国，任何伟大的工程都是同当时的伟人的名字联在一起而流传下来的。比如，秦始皇修万里长城。那么，毛泽东呢？

四

1970年3月，周恩来总理打电话给“长办”的军代表，要他立即安排“解放”林一山，以让他赶到北京参加全国计划会议。那时才从“水牢”里出来的林一山猜测，必定与三峡工程有关。

果然，到北京会上，林就看到一份印发的周恩来关于兴建三峡工程的报告，说要让毛主席健在时看到三峡工程的建成。周就此还在大会上作了一番情绪激动的讲话：“三峡工程是毛主席的伟大理想，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把它修起来，否则对不起党和毛主席！”但没过几



天周又把他的报告悄悄收回去了。

在会后离开北京的几个月里，林一山不断接到“周办”的电话，说周恩来要找他约谈，但后来又都推了，使林预感到有什么重要事情发生。

6月，他刚到郑州，“周办”又来电，让他即赴北京。由于毛泽东突然要提前上庐山，周恩来陪着已走了。其时，林一山从周的秘书那里得知，周想向他了解葛洲坝的情况。但又得知，周此次离京前已经原则同意上葛洲坝工程了。周恩来一贯办事谨慎，但仅隔几个月，从三峡工程跳到葛洲坝工程，整个决策为什么转了180度大弯？令林一山百思不得其解。

1970年10月30日，就是在庐山会议后不久，以“武汉军区、湖北省革命委员会”的名义，正式向中央打了“关于兴建宜昌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”的请示报告。报告开首的第一句话就申明正义：“为了实现伟大领袖毛主席‘高峡出平湖’的伟大理想”。

报告中，最值得注意的是“工程规模”和“工程保证”两项——

“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建低坝，坝高为海拔69米，土石方约3千3百万立方米，钢筋混凝土约4百万立方米，淹没耕地8千6百亩，移民1万3千人。水电站利用径流发电，装机204万千瓦，年发电量120亿度，造



价 13.5 亿元，力争少花钱，多办事。预计三年半开始发电，五年左右竣工。建成后，是全国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。

“我们在现场进行了水工试验和研究，试验结果：泥沙虽有些淤积，但人工完全可以调节、控制，对大坝影响不大，保证不淤塞，不断航。……”

“造价 13.5 亿元”，“三年半发电，五年竣工”，“保证不淤塞，不断航”——多么诱人的数字和保证啊！但此时，勘测尚未清楚，设计也未完成，如何算得出造价多少？又何谓工程量、竣工期呢？

在中国，水利工程往往有一种“上马预算”：即人为地故意压低造价，报请中央批准上马。上去就下不来了，使预算与决算相去甚远，造成一个个“无底洞”，“胡子”工程。

五

林一山在北京等了半年。他真正见到周恩来，已是 12 月 16 日在国务院会议厅正式讨论葛洲坝工程上马报告的时候了。参加者有刚刚访朝归来的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，有张体学，还有中央各部委领导。

这是一个热度很高的会议。曾、张在会上甚至发誓赌咒：如果葛洲坝工程出了问题，他们愿意把脑袋割下



来挂在天安门城楼上，以谢国人。国家计委、建委、水电部、一机部代表发言，也是一边倒，赞成上马。

林一山坐在角落里。他只在最后作了十几分钟的发言，但还是讲了，不上三峡工程，先建葛洲坝是违反长江水利基建程序的。他说，先于三峡建设的葛洲坝工程，将要独立地承担长江上游的全部洪水和泥沙，不仅不必要地增加资本成本，而且造成技术困难。他尤其不赞成没有初步设计就匆促上马。

林的发言被一片慷慨激昂的声浪所淹没。在座的许多人侧视着他，仿佛他是唯一的不明白个中原由、不识时务的人。在场的周恩来也没说什么，只是会后单独嘱林把不同意见写成书面材料交给他。那时，林才感到，实际上有一个更强有力的人物的意志在主宰着会场。

在那个年代里，衡量一个革命领导干部的最高标准、以至荣辱升降，就看你对领袖的“忠心”了。更有始作俑者，是察颜观色，投上所好。

12月17日，也就是讨论会第二天，当时任副总理的纪登奎即打电话来，说周恩来问林一山书面意见有否写好？并派人来林的住所坐等索稿。同时林还得知，是毛泽东催周恩来尽快把有关葛洲坝工程的文件报送过去，他等着要批。此时，林一山又触发了他的倔劲，用他在战争中打残废了的右手握笔，一口气写下了三千五



百言。这就是后来与中共中央文件一起转发全党，有名的〔林一山意见书〕。其中的要点是——

（一）首先，葛洲坝设计蓄水位为 66 米，在三峡水位 45 米时，抬高水位 20 米，将给三峡工程施工造成一系列的困难，而增加的工程投资也未曾作过计算。如果届时降低葛洲坝发电水位，将使在三峡施工相当一个时期基本失去作用，只能发出设计发电量的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，这时供电系统是一个大问题。

（二）有无必要先建葛洲坝，如先建三峡第一期工程（115 米方案），除发电时间较长外（最迟是 7 年），其它优点远非葛洲坝所能比拟。而且，葛洲坝工程的技术问题比三峡还复杂，当时还没有设计……

据说周恩来当时看了这封意见书，说了一句：“好厉害的意见啊！”他又组织国务院专门开会讨论，林一山坚持一个字不能改。周恩来问他：“你那里有多少人支持你的意见？”林回答：“‘长办’的党委和多数总工程师的意见和我是一致的。”周恩来说：“你开个名单给我，以便主席问起时，我好回答。”林逐一写出了名单。

但这一切，后来证明都已无济于事了。

1970 年 12 月 24 日，周恩来给毛泽东写出了报告，认为“在‘四五’计划中兴建葛洲坝水利工程是可行的。”同时报告末尾又附上一笔：“林一山意见书一并送



上，供参阅。”

赞成兴建此坝。
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
了。兴建过程中将要
遇到一些现在想不
到的困难问题，那
又是一回事。那时要准
备修改设计。

毛泽东主席 1970 年 12 月 26 日关于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批示



12月25日，中共中央草拟出批复送审稿。其中说道，“修建葛洲坝水利枢纽，是有计划，有步骤地实现伟大领袖毛主席‘高峡出平湖’伟大理想的实战准备。”文件中，还责成“施工指挥部，进行现场设计，在今年年内提出设计方案报国家建委审定。”而此时，距离年末仅有六天了，提出此要求颇有一点荒诞的意味。

12月26日，毛泽东在他77岁生日的凌晨，千钧一力地大笔一挥，批准了葛洲坝工程的上马。

六

毛泽东的批示共52字，全文是这样的：

“赞成兴建此坝。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。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，那又是一回事。那时，要准备修改设计。”

这是典型的毛的语言，斟字酌句，多义性，充分留有余地。它似乎把葛洲坝工程从开工，到以后的停工、重新设计，统统都预见到了。后来葛洲坝在建设中发生了重大的问题，都无损于这个批示的正确性，而归咎于一些领导人对它的理解错误。事后许多人评价说，毛泽东这是用哲学语言作的批示。

但对于一个具体工程来讲，对于一个明知尚未做好设计、又急待开工的水利枢纽来讲，这个批示过于圆熟